



大森林里的回忆

主 编 王春贵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辽)新登字 16 号

本书编委:

于长海

侯万霞

吕荣斌

王春贵

大森林里的回忆

Dasenlinli de huiyi

王春贵主编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政编码: 116024)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 $\frac{1}{5}$ 字数: 268 千字

1992 年 4 月第 1 版

199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200

责任编辑: 哲芒

封面设计: 张继亮

责任校对: 刘 荣

ISBN 7 5611 0604-1/G · 73

定价: 4.50 元

内 容 简 介

祖国北疆的大兴安岭幅员辽阔,物产丰富,富饶美丽,是我国最大的木材资源宝库。然而昔日这里是高寒禁区,人迹罕至,几次试图开发未成。60年代初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号令,数以万计的铁道官兵,林业职工,以及各行各业有志于建设大兴安岭的人,从祖国各地走来,他们以艰辛的劳动、宝贵的年华,乃至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大兴安岭的历史新篇。本书用生动的笔墨,回忆录的形式再现了当年大兴安岭人在与大自然搏斗中的英雄品格,美好心灵及共产主义的精神风貌,宝贵之致,可鉴后人。

辉煌的历史篇章(序言)

金玉祥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42 周年之际,在大兴安岭开发建设的第 27 个金秋里,由中共大兴安岭地委党史研究室编辑的《大森林里的回忆》一书与读者见面了,此书主编约我写篇文章作序,我欣然受之。

我是大兴安岭开发创业史上那场轰轰烈烈大会战的一员,在这块新开发的林区工作了 20 多年,一提到大兴安岭颇有一番眷情。那条条铁路、公路,那皑皑的雪山,浓郁的松林,低矮的帐篷,绿色的板房……都是那样的亲切,让我思绪万千。

一方水土,养育着一方人。大兴安岭这片广阔的森林,以她特殊的性格滋养哺育着她的人民,特殊的寒冷,陶冶着人们火一样的激情,异常的艰苦,锤炼了人们改天换地的本领。

自 1964 年 2 月,中央决定开发建设大兴安岭林区,并指出:一定要站住脚,一定要取得全胜,到现在已经 27 年了。在这 27 年里,进驻会战区铁道兵部队的官兵和广大林业职工,全区各族人民在这古老的森林里爬冰卧雪,艰苦奋斗,没有道路自己开,没有房子自己盖,睡“波浪床”,喝“三省汤”,干部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木墩当凳,板皮当桌,谋划出会战区的重大决策。那条条贯穿林海的钢铁大道,那座座拔地而起的山城,无一不是创业的丰碑。

大兴安岭人民不愧是英雄的人民,他们在经历自然界艰难困苦考验的同时,经历“文革”十年的波折,在迎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同时,经历了火与水的洗礼。他们不屈不挠的斗争中书写着自己的历史,他们用智慧与汗水,用鲜血乃至生命谱写了崭新的乐章。在那不平凡的会战里,他们从不同的岗位,不同的战线汇集到林海,将井冈山的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将革命老一代的光荣传

统和优良作风带进了这片古林之中,在与这里的事业融汇贯通中形成了大兴安岭人独特的精神。有人曾把这种精神概括为:战严寒、斗冰雪,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不怕苦、不畏难,开拓前进的拼搏精神;顾大局、爱集体,立足本职的务实精神;同甘苦、共命运,乐在边疆的奉献精神。大兴安岭人正是因为有这种精神,使这座全国最大的绿色宝库在短短的 27 年中跨入祖国现代化建设的行列,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大森林里的回忆》,正是通过那些亲身参加这里开发建设的人们,回忆自己的经历和感受来展现大兴安岭的历史,它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将大兴安岭人风雨同舟,艰苦创业的历程再现给读者,它如片片绿叶,编织着春天,如响亮的音符奏起的新歌,给人以教益和启迪。

《大森林里的回忆》,语言纯朴,感情真挚,事迹感人,是一部略带文学色彩的回忆录。

这部书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今天,对于大兴岭的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党与群众的联系,反对和平演变;对于广大工人、农民和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无疑是一部很有说服力的教材。

为此,我为这部书的出版表示祝贺,并对为此书的出版付出辛勤劳动的同志和各位作者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在研究大兴安岭地方党史中取得更大的成绩,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原大兴安岭地委书记)

目 次

辉煌的历史篇章(序言)	全玉祥
打开祖国的绿色宝库	罗玉川(1)
通向绿色宝库的路	何辉燕(11)
进军兴安,会战林区	沈鸿林(25)
党群关系血肉情	全玉祥(30)
难忘的战斗岁月	席华亭(35)
往事历历	王永生(43)
林区会战初期的政府工作	张开平(51)
艰苦为荣	周向民(56)
俯首甘为孺子牛	王宗孝回忆 吕荣斌整理(60)
往事忆犹新	高文祥(67)
创业曲	马德林(80)
战斗的历程	张振玉(93)
在呼玛	张启云(99)
庄严的审判	关德信(102)
知难而进	庞雨田(110)
绿海天涯	杨永春(114)
知识分子的光明之路	崔存和(118)
情系林海	雷占奎回忆 侯万霞整理(122)
漫漫兴安廿载	王守义(130)
林海春秋	韩占忠(138)
在冰雪中扎根	林景隆(142)
华罗庚教授在塔源	李 荣(149)
密林深处的疑案	张振年(153)
我们的连队	刘春林(157)
峥嵘岁月	王修业(164)

柳暗花明又一程·····	杨至春(171)
三尺柜台·····	曲建芳回忆,梁秀云整理(176)
往事萦怀·····	王春贵(182)
先锋的业绩·····	张汉文(194)
大森林的卫士·····	徐荣臣(200)
一场罕见的灾害·····	汤建国(209)
走出龙江的大兴安岭版画·····	常桂林(215)
一束阳光·····	王春贵(221)
呼玛河畔的空前盛会·····	孟昭田(226)
志在边疆测风云·····	周儒镛回忆,任核整理(232)
征程·····	刘世杰(237)
我的父亲·····	关小云(241)
老骥新程·····	王晨光 新竹(244)
铁虎·····	张福军 朱兴起(248)
幼师·····	陆雪茵(253)
我的老师·····	关小云(257)
磨不去的记忆·····	安家环(262)
职守·····	大兴安岭检察分院(269)
采伐段里的往事·····	郝志文 徐庆俊 刘振林整理(273)
烈火真金·····	刘成文(277)
心灵书写的履历·····	李加强 初 君(281)
老潮河的欢笑·····	王连军(286)
罗玉川二、三事·····	杜金荣(291)
筑路人·····	刘汉忠回忆 王春贵整理(293)
领导者·····	王成富(297)
别梦依稀·····	胡 靖回忆 李长江整理(302)
桃李芬芳·····	施殿举(308)
南来的燕子·····	(311)
岭上,一支艳丽的花朵(编后)	

打开祖国的绿色宝库

罗玉川

大兴安岭，地处祖国的北疆。旧社会沙皇和日寇的疯狂掠夺，给它留下了斑斑伤痕。这里各族人民，为了拯救中华民族，与敌人进行了艰苦斗争，用鲜血哺育了这块肥沃的土地。

建国以后，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大兴安岭的开发建设，多次派出森调队伍进行勘察设计，为后来的开发建设提供了依据。1955年和1958年黑龙江省对大兴安岭北坡组织过两次开发，都因为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没有站住脚。特别是1958年秋，张志超同志带着上千人，从黑龙江逆水而上，在塔河安了个点，又从塔河一直摆到塔源，那是一次艰巨性的开发。没有人烟，没有道路，他们披荆斩棘，艰苦创业，在塔河至塔源之间盖了些房子，历时三年多。这一幕是非常壮丽的，是奠基，没有这个基础，以后的开发会战困难就更大了。他们那次开发，不仅摸索出一些经验，而且为后来的开发踏出了一条道路，建立了一些落脚点，对那次开发所付出的艰巨劳动和体现出来的创业精神，我们是永远不能忘怀的。我亲身参加了对大兴安岭的第三次开发，因此，那些日日夜夜更使我难以忘怀。

—

1961年，党中央提出了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经过三年的调整，我国国民经济有了明显的好转。1963年底，调整工作基本结束，全国而临着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但木材生产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满足不了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从当时形势发展看，森林开发是条短线，从国民经济长远发展看，森林工业的发展需要加快。而我国尚未开发的林区面积最大、

蓄积量最多的，就是大兴安岭林区。尽快拿出木材，对于发展我国国民经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有重要意义。铁道兵当时也积极主张开发大兴安岭林区。就这样，在1964年1月27日，林业部和铁道部联合向国家经委并中央书记处做了《开发大兴安岭林区的报告》。报告中提到：要“采用石油部建设大庆的经验，集中力量在大兴安岭北坡、东坡打一个歼灭战。”

党中央、国务院对这个报告十分重视。2月10日就批准了，并指出：“开发大兴安岭林区，是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一项重要任务。”要求我们：“一定要站住脚，一定要取得全胜”，决定成立开发大兴安岭会战指挥部和指挥部党委。铁道兵副司令员郭维城同志任指挥，我任书记兼政委。

决定有了，还有一个深入调查、摸底、制定方案的工作。大兴安岭我曾去过一次，那次是从甘河进去的，到了东北铁路工程局五处修建铁路住的地方加格达奇，主要是看看地方，了解些情况。这次，我和郭维城同志组织了一批领导干部和工程人员共20多人，是从嫩江进去的，经过11、12站，到了呼玛县城，又从呼玛县城到18站、塔河等地转了一圈，有一个来月的时间，当时正值冬季，冰天雪地。在那里，边调查摸底、边制定开发方案。到哈尔滨向黑龙江省委做了汇报，回北京又向国家经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薄一波等同志进行了汇报。

4月7日，国家经委召开了会议，薄一波副总理亲自主持。会上，郭维城同志汇报了大兴安岭林区的基本情况、开发的方针政策、会战的规划和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接着我汇报了大兴安岭特区政府的组织方案。汇报后进行了讨论。最后薄一波副总理讲了六点意见，到会同志一致表示同意。

4月19日，谭震林副总理写信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3位副总理，对如何打好大兴安岭森林工业歼灭战问题，提了九条意见。第二天，薄一波副总理把这封信印发给我和郭维城同志。李富春副总理也有书面指示。这样使我们对开发建设大兴安岭的任务

方针政策就更明确了。

遵照中央的指示，我们于1964年6月到哈尔滨开会，调动、集合队伍，训练干部，组织上山。

二

大兴安岭会战区地处寒温带，接近寒带。年均气温零下35度，最高零上38度，最低零下52.3度。

为减少寒冷对人们的威胁，从哈尔滨会议之后，以铁道兵为先锋，组织先遣部队，抢在冬季的前面，给大部队创造快上的条件。会战指挥部指挥郭维城和副指挥沈鸿林等同志，是当年7月初到达加格达奇的。7月5日召开先遣单位群众大会，宣布大兴安岭会战指挥部正式成立。接着沈鸿林同志亲自组织带领指挥部机关的先遣人员，进山砍小杆支帐篷、做床铺，割山草拧草绳，编铺垫子，筑炉垒灶建食堂。经过十多天的奋战，在加格达奇北山坡架起了20多顶帐篷，做指挥部机关的办公室和宿舍。

各先遣部队一进驻地就投入了建点工作。到9月初统计：指挥部机关已到350人；铁道兵的房建施工单位到了7800多人。到大部队进点时，已是数九寒天了。11月16日铁道兵参谋长何辉燕同志到大兴安岭会战指挥部任指挥，第二天一见面他就说：“好冷啊！一下火车就把鼻子冻坏了。”逗得大家好笑。接着他传达了周恩来总理关于开发大兴安岭的指示。其中有一条就是：“冬天进军比较困难，不要冻伤人、冻死人”。并再一次要求我们：“一定要站住脚，一定要取得全胜。”

11月20日，我和何辉燕同志，从加格达奇出发北上，到三师、六师管区的沿线各部队检查工作，耳闻目睹了这个“冷”字确实威胁着会战大军能否站住脚的问题。有人说：“这里滴水成冰，哈气成霜。”这话要在岭顶西尼里来说还是不够的，最冷的早晨到野外哈气就成了冰渣。帐篷的铁炉子虽烧的很旺，但仍是上身暖，膝下寒。因为是冬季进来的，床铺都是新砍已上冻的小桦木杆和各种条子

编的，炉子烧起来时，就把小杆和条子的冷气蒸发出来了，这就不断的往床底下滴水，一边滴一边接连往上冻，时间长了就成了个小冰柱子。铺上潮，铺下冻，晚间睡觉没有脱棉衣的，都是穿衣睡。

当时，物资条件差，没有防寒设备，要说艰苦，要说冷，那是怎么形容也不过分的。但困难是可以战胜的。六师二十七团十三连有位王世忠同志，他发明了一种叫“地龙式”火墙。什么是“地龙式”火墙呢？就是在一栋帐篷的一头门里，挖个深坑，修上炉子，在帐篷里的铺底下垒一趟象小火炕似的长条走烟道，这个烟道直通帐篷另一头的烟筒里，一头烧火，另一头出烟，这“地龙”就散发出大量的热，热从下面往上升，这屋子里就暖和了，铺底下的冰柱子也化了。这一发明可解决了大问题，指挥部立即总结推广，并命名叫“地火龙”。

由于当年向林海进军组织得早，先遣部队安排得好，又搞出了一些治“冷”的办法，加上同志们的革命精神，到年底，以铁道兵为主体的三、六、九三个师的大部队全部进入管区。这些人进驻后，不是在“猫冬”，而是利用冬季大冻季节，抢修简易便道，抢运生活和生产物资，积极开展冬储工作，做翌年的施工生产准备。当年以加格达奇为中心，加至嫩江、加至塔河电话线路和冬运便道基本形成，为全面开发大兴安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

1965年，是林区开发全面铺开的一年。为使林区开发各有侧重，经国家经委批准，从年初开始，会战指挥部下设的几大部门全部撤销。在会战指挥部下，分别成立大兴安岭林业管理局和铁道兵大兴安岭会战指挥所。林管局与特区政府实行政企合一。这一决定有利于加快铁路建设，有利于建设一个以林业为主，城乡结合，工农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社会主义新林区。

林区的开发建设，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必须贯彻以营林为基础全面发展的方针，做到林业建设和地方建设同时并举。当时从大

兴安岭的实际情况出发，主要是想把林业局这一级搞大一些，使轮伐能周转过来。管理局(特区)下设林业公司(区)，公司下设林场(公社)，林场下设生产队。林场这级相当于老林业局的生产能力。那时初步规划：共建 11 个林业公司，92 个林场。从 1965 年起至 1970 年为首期工程，先建 6 个林业公司，28 个林场。那时对公司如何管理，还没有成熟的经验，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小局不能轮伐的问题。

会战时组建各林业公司，是采取各林管局包建的办法。牙克石林管局包建松岭公司；伊春林管局包建新林公司；牡丹江林管局包建塔河公司；松花江林管局包建呼中公司。在会战的打法上，大铁、公路是主体，抚育森林是根本，在这个前提下开发建设林业公司。

1965 年除铁道兵以修建大铁为主体的会战外，林业上组织了第一个会战，集中力量建设松岭林业公司。当时松岭公司的所在地，是在加格达奇，这里牙林线已通火车，凡是上来的人都要在这个终点站下车。由于铁路还没有修好，进来的人不能继续北上，当时我们决定新林、塔河两个林业公司上来的人，先集中到松岭的古源林场，打一个以修路为中心的大会战。从古源到嫩江 115 公里的防火公路，由铁道兵一个团来承担；古源一带的 65 公里运材公路，由新林、塔河两个林业公司来承担。松岭负责自建公司和自建 13 公里公路。其它各单位配合，共有 7000 多人。

古源林场的筑路会战，虽然是在春、夏季进行的，但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也是很艰苦的。我们组织机关干部也到那里参加修路。在野外施工作业，汗流夹背也不敢脱衣服，因为受不了蚊蠓小咬每天三次轮番围攻。有的人被叮后过敏，手、脚、脸都肿了。有的施工点，要通过塔头甸子、河流、森林，帐篷运不进去，就把帐篷卷起来，很多人抬着、扛着，象“耍龙”似的往前走。要是当天支不上，就弄一堆火，睡在露天。塔河林业公司承担的任务是在最前头，要经过 6 公里的塔头甸子、他们想办法把塔头砍下来，夹在不砍的塔头中间、叫“翻撬塔头”，修好的路叫“塔头便道”。新林林业公司承担的

任务，填土石方量大，而路基两侧除河沟就是塔头，只好从千米外一个小山包上取土，开始是手抬、肩挑，后来用轱辘马子，土越取越远，钢轨没有了，他们就用木方子代替。大家就这样动脑筋，想办法，经过四个来月的苦战，胜利完成了任务。

松岭林业公司开发建设全面铺开，9月，新林、塔河两个林业公司进行了筹建，大铁也向纵深地带伸延，整个兴安林海繁忙起来了。以管局（特区）所在地的加格达奇为中心，进行了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基本建设大会战。修建了道路，盖起了百货、邮电、旅社，兴办了学校、医院、书店，组织了各行业的手工生产合作社和服务修理行业，特别是大力发展了农业生产，建立了白桦、河南两个农场，接受了大庆（安达市）迁移来的500多户菜农。到年底，整个大兴安岭会战已经展开。有八万铁道兵、两万林业职工为主体，号称十万会战大军战斗在深山密林里。至此，再也没有人谈论站不住脚的问题了。

四

会战区人员来自“五湖四海”，他们为开发建设大兴安岭走到一起来了。那时正搞“工业学大庆”，我们大庆见到了康世恩同志，他向我们介绍了大庆的开发建设经验和“铁人”王进喜同志的事迹。当然学习大庆的经验也好，总结我们过去的林区的经验也好，目的就是要建设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和一支过硬的职工队伍，把开发建设搞好。

我们指挥部党委一开始就做了几条规定，其中有这么几条：一是职工三年不带家属。为什么三年不带家属呢？主要是因为当时大兴安岭会战条件很艰苦，一时没有这个力量解决生活问题。当时我们想先把铁路修通，把木材拿出来，而后再上家属。二是各级领导干部实行“五同”、“五带头”。“五同”就是与群众同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干在一起、学习在一起、商量事情在一起；“五带头”是干部带头学好“毛著”、带头艰苦奋斗、带头克服困、带头勤俭节约、带

头遵守制度。我们还规定了各级干部的劳动制度。现在加格达奇的几条主要马路的基础，都是当年党、政、军机关干部参加劳动修建的。铁道兵指挥所承担东边的马路；特区和松岭机关承担两边的马路。一到规定的劳动日全部出动，刘先同志那时五十多岁了，腿曾负过伤，走路都不太方便，还亲自带头参加劳动。各级领导干部也是这样。一听劳动都是在前面领着大家干，没有指手划脚的。

不搞特殊化，上下一致。上下一致首先领导上有个表率作用。当时会战区的各级领导与职工是同吃在一个食堂，同吃一个灶的饭菜。有时开饭前领导人还要到厨房看看饭菜做的怎么样，到水房看看水烧开了没有，问问职工对食堂有什么意见和要求，然后自己再到食堂排队买饭。没有听说哪个干部在食堂搞什么特殊化的事情。商业进来的鲜菜、水果都是送到生产第一线。那时的生活尽管“同吃干菜”，喝“三省汤”（就是汤里没有豆油、酱油和菜），但大家没有怨言，因为都是一样的。

工作上实行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原则。指挥部党委（也是特区党委）的成员，来自几个单位，有黑龙江的、内蒙的、林业部的、铁道部的，大家到一起工作，因为党风正，所以班子是很团结的。党的组织生活也很正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是对犯了错误的同志也是采取治病救人的办法，开会议题也不那么复杂，就是几个事情提出来，大家研究决定，然后分工去办。一般的事不用做文字准备，也不专靠文件办事情。有事吃完早、晚饭大家凑在一起，互相碰碰头，沟通一下情况，问题也就解决了。

那时职工的精神状态也很好。虽然物资条件很差，但社会风气、社会秩序很好。很少听到打骂人、酗酒闹事的，进来的各种物资堆在露天也不丢失，单位之间，军政之间都讲友谊和支援。新到会战区和早到会战区的人都讲团结帮助，一个同志生病了，周围的人都跑前跑后，找医生、做病号饭，象一家人似的。这主要是狠抓了思想政治工作，搞好职工队伍的建设，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

大兴安岭的开发建设，把整个东北林区都调动起来了。参加会

战的两万名职工,大部分是在1965年3月以后进来的。他们来自全国160多个地区和单位,这些人当时都比较年轻,身体也很健康,有各方面的工作经验和专长,政治素质也好,同时在调进前后多数人都经过一段学习,还有一个“三年不带家”的公开要求,思想是有充分准备的。所以大多数人到会战区是安心的,他们是开发建设大兴安岭的骨干力量。

筑路、烧砖盖房、开荒种地之类,在正常情况下,属一般性劳动。但在开发林区的当年,就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了,不但要克服战胜意料不到的困难,甚至还会有牺牲。会战的胜利靠一大批好党员、好干部在那里联系群众,带领群众同心干。他们的模范作用在群众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五

在高寒酷冷,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开发会战,旗开得胜。这首先应归功于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会战任务一提出就得到中央领导的支持,当年增拨开发专用款两千万元。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及时给予指示和关怀。

黑龙江省委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对大兴安岭的开发建设十分重视。当时黑龙江省委组成了以省委第二书记、省长李范五同志为组长的“支援大兴安岭开发建设领导小组”,吸收组织、劳动、人事和商业、粮食、物资等部门的领导参加。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王逸伦同志亲自分管开发建设大兴安岭的支援工作。1964年8月特区政府和特区党委(也是会战指挥部党委)成立后,两省、区党委和人委就加强领导,为特区党委、人委配备了各级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加快了特区机关的组建工作,并对特区实行了全面领导。

在大兴安岭开发前后,铁道部、林业部、东北林业总局等单位多次派出森林调查、勘察设计队伍。他们到林区披荆斩棘,爬山涉水,搞调查,提供总体规划和设计资料,他们是开发林区的尖兵。内

蒙古牙克石林管局设计院院长郑风鹤同志是朝鲜族，吉林人。1965年冬，他亲自带队到大兴安岭北坡搞勘察设计，当时他五十多岁了，有一天他带几个人从西林吉出发，踏查道路，天黑了看不见路，走了一段很长的塔头地带，又遇上了风雪，脚都冻在鞋里，把鞋剪开袜子也脱不下来，我们知道后就和哈尔滨联系派飞机把他接出来，送到哈尔滨医院。他在住院期间还惦记着工作。

国务院各部大力支持大兴安岭的会战。林业部那是理所当然的。在会战初期，粮食部、商业部和邮电部的支持那是很及时的。1965年林业职工细粮供应标准很少，职工劳动保护也很差。特委派副区长张开平同志到北京向粮食部、商业部汇报。这两个部听到汇报后，很关怀很支持。粮食部决定：凡参加会战的职工可吃60%的细粮。商业部一次就特批十万米布料，解决职工劳动保护问题。

会战一开始，齐齐哈尔市、呼伦贝尔盟和鄂伦春自治旗都提出要会战区的后盾。齐齐哈尔市委书记和市长都亲自主持召开支援大兴安岭的各种会议，在人力、物力和工作上都给予了全力支持。呼伦贝尔盟在1965年冬一次就批给牛、羊肉30万斤。基本上满足了会战区新年、春节的供应。鄂伦春自治旗派出300多名干部支援会战。在加格达奇镇办起了商业、粮食、邮电、银行、饮食服务和各种手工业修理网点。鄂伦春族人民从勘测、进点、护林防火当向导，到承担物资运输。当时为了方便少数民族到加格达奇食宿问题，特区还建立了一栋民族招待所。

在会战开始那几年，尽管自己动手开荒种菜，但远远满足不了需要。商业部门一批一批派干部到全国各地调菜，夏季从黑龙江边调到长江两岸；冬季从山东调到广东。全国各地在其它物资、设备上也给了很大的支援。正是由于这些友谊和支援，才赢得了会战的胜利。

大兴安岭现在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千里钢铁大道横贯林海，公路如网，林业局、场、段星罗棋布，以林为主各行各业迅猛发展，前程似锦。当年的开发者可以自豪地宣告：我们不仅在这

里站住了脚,而且还要世世代代在这里安居乐业。

(罗玉川同志,1964年参加领导大兴安岭林区会战,当时任林业部第一副部长、党组书记,兼林区会战指挥部党委书记、政治委员、大兴安岭特区党委书记、区长。“文革”后,任林业部部长、党组书记、林业部顾问。在党的12、13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顾委委员。1989年9月3日因病逝世,终年80岁。)